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七

江陰李詡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宋儒謝顯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詡、敬佩服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從復得日夕

往来於衷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訓荏苒

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録一過、以當書紳

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

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

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

我。此是客氣。　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

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

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

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

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已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彊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手一段末云、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以中正仁義、即所謂太極、而主靜者

即所謂無極矣舊註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録所未載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坐右南濠都君每過輙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

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爲閑𢘿
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
仁書、此一綿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来
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吴門
謂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爲得之所藏、俯道說
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爲君所有、心印
心畫合併在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
致是乎、遂手摹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亡於倭
思之痛惜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節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西又

外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外地謂十二
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
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
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
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
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火
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
午為馬酉為鷄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慎曰子
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

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鷄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兎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瘍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王廷相雅述云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間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同何耶使一家三兩皆為寅屬其猶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耶 其雜著多可採

草木子葉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

毎肖各有不足之形馬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兎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臂鷄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王文恪公鏊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毎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鷄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猨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

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

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伏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

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

虵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

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

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

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

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也火

勝金虵何不食獮猴獮猴者畏鼠也嚙獮猴

者犬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

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

犬十二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觔力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贇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静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為

耦寅虎虎則五爪為奇卯兎兎則四爪為耦
自餘無不然獨巳肖虵虵固無足又何取義
盖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
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虵以象之虵乃陰物不
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
易曰乾為馬坤為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
牛之蹄析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十二相
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

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爪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兎無脾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指爪與戴所記蓋相通論體虧與所論則互異更參之兼合觀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

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来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為啟籠居数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于後苑周公謹志雅堂雜鈔圖畫書帖類中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韶能小詩蘇子容過杭韶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為送內有胡楚龍靚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前詩與鸚鵡所咏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以俟參考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数百皆能言語高

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数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来、使臣曰、自杭州来、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道氣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数言思鄉、乃還、開元

中楊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云雪衣思鄉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聞其能知恩貴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為稍異耳又春渚紀聞亦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昔為通州守家人得鸚哥忽語家人曰鸚哥數月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哥一往即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

溪林中藏身以避鷹鸇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飢渴耳家人即啟籠及與解所繫縚線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憂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即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

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為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哥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為可念者或未以為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輙嘆恨不已鸚鵡曰郎

在獄數月已不堪鸜鵒遭籠閉累年柰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滌泣放之去後無商之同輩過隴山鸜鵒必於林間問郎無恙托寄聲也

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昔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鸜鵒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和及使念佛則默然不荅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陁佛一聲意有悟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

不作飲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
為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
楚人方言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
之即些字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
過杭者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峯先生遺事六
條錄以為廉立之助　楊東明作相時以百

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羅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於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瘞之。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老叟竟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弁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

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歡。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崔後渠集中論一峯行鄉約戮族人。余後因取章楓山先生復一峯書附載于後。見一峯此舉乃君子之過。而亦以書見有劉正之操者。精義之學亦不可不講也。書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鄉約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不尊于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族約必有沮而不

行者矣可不慝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乎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强制以必人之從已治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與先王之制聖賢之棄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罰不省吾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屬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

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
然昔漢人有為盜者已刑戮是甘乏不使王
彦方知彦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
拾遺是不猶愈于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
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
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
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
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
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
悍自矣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
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其之
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
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
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
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又云呼婢取酒壺續見誦文選是也今試取校之兩字連綿同者甚衆三字四字以至五字而止間一有焉始知得於文選多矣杜之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沉酣于杜者則惟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巳其餘但拾殘唾何足尚也昔人言文選爛秀才半蓋以文選作本領故耳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鬪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

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咲之資則亦弗思甚矣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浸渚于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之謂也此桑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含惡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曰阿路巴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歛始畢。故可云然耶。不知收歛既畢。官逋私負。紛紛集擾。仰事俯育。惻惻関心。當斯時而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懈焉。啼飢號寒立至矣。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句。先儒稱為曲盡田家情狀。今殆有甚焉。蓋蚕絲五月。穀粟九月。此常候耶。預取給於二三月前。猶是稍能過活之家也。其為百孔

千瘡者皆逓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適不可得矣。噫。

身先業集不代為盜賊。時今日也。但安富尊榮之家，完[illegible]

[illegible]人俱未聞矣。迄至於今，知其快然矣。只方久行不忘可為。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為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録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

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贋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啟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物有箕性狠予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莭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

篇中。刋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宫。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如省心錄非林和靖撰。圖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皆係偽作。此等甚多。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槩也。曩時買墨于金閶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

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嘗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貴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

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
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
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陡絕。其兎
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
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
湖又山郡。兎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
至於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强爲難。鋒齊
者類不能强。腰强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
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强。余雖不善

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誕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為筆。不在馮顥之下。從居婁江授其甥頤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知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

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
頗留意茲事。近時陶穎之外。惟楷墨最為敝
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强人意
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煙入
膠和材搗鍊收貯之類。極為煩瑣。故其成甚
難。而其直亦甚穹。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
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
其不濫。何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
歙人汪廷器所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

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梃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為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迂器之竭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為說迂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好純松煙乾擣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

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鷄子白五枚。真珠麝香各一兩。皆别治合調。鐵臼中擣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色紫。入梣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凡墨以堅為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為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為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定人祖氏得其術。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

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刃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

動以數千和鳴呼。是尚得為墨手。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為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為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即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真人塵春一韻、各成百詠于一日之間、誠騷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玉刻于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

之其孫湖廣憲副繼大刻于嘉靖甲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于後人之賢且偶然同遘于花萼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

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于中宮王振魏懇于當道大臣皆得為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為金中書銀主事魏即賞牡丹之人也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凶多

驗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為最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惟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卮言為証余笑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枝山曾誌其墓甚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乎余家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

望日所畫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郡城為鄰因通贄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為南京刑部郎作嘲分俸絕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生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為族讐王俊十六者毆死時生年廿六方遊學聞訃

歸、則父已歛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吳與其毋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劵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印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托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刄自勒報仇刀三字于上、毋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讐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

已有後死無憾毋妻許之至九年正月廿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毋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構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知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

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撿為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為文請于郡其畧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刃纍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匪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剸刃于仇人甘捘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

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
死。觀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
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固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
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
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
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寃。且令後之籍口
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
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

法亦不㢘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来生曰吾志决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如得從父知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曰汪君頗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

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為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令必死檢復何為遂令舁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干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卧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䰟耿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甦整巾起歌之曰汪

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囑妻詞封
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
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
陳君以禮歛且親至其廬為文祭之又弔以
歌邑人議以何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因此
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
撲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
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
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

人。

沈存中云古文巳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巳。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巳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巳之全者如此。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丘郡家變下有食櫥內錫鏇置熟鷄半隻此除夜所餘者連日以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

至食橱邊見光焰耀目隨覔所在乃鍍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娌詫奔告于郡郡移于堂之卓上南面整冠服率家衆羅拜之不啻細視惟覩晶晶熒熒殿宇如琱鏤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故家衆駭愕若醉若癡秘不敢言第四月更餘吕亞者結束一單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縣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周赴館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後余冢孫至

常熟會文周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
郡乃嚴相國家家幹亦曾為其邑丞後郡旋沒子以買入學事敗羅罪幾千金之產一朝蕩覆靡遺曩圖惟異之兆與借余記時不能懸斷之也周中內成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沛更有甚于丘者云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卻教桃李聽笙歌

沈石田詠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頻言努力加飧粟二月吳民要賣絲

姑蘇秋官馬清痴愈題蚕豆云蠶忙時節豆

離離爛煑堪充老肚皮。却咲牡丹如斗大。可
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
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
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王
尚文題綿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
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
無錫秦廷韶題萊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
初薦羡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
大夫。諸作皆非嘲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

都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于世類如此

權貴竇憲也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

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啟人以陰蓄數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為有理考亭闢之嘗亦心非

父之言亦同如若此邪文父亦當不改耶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興盱眙人以策騾為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騾出兼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僨其騾冀往新溪路見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為所覘矣邇幽闃地殺商沉尸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莫之覺也一日喬

侯決獄二鵲倏西至飛鳴繞案如愬如訴遣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鼓尾者三疑有冤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冤爾當自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冤何在可斷截與兩直兵去二鵲跳躑而前回首數四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追也行可三十里許彎河畔輒投入水中去久之出喧噪異常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侯侯躬往觀鼉鵲亦隨之往返侯令漁人捕

一伏尸如生年約三十餘背束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鵲再示其圖之者為讙我為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别令數人尾其後以俟可擒二鵲引如前至平康村髙梘下茅屋五椽編棘為籬騾二頭在焉鵲竟噪其簷其人出輙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於屋直兵悟給云吾輩緣公務欲騾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騾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即熟視而

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益實約半釜直兵連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鞫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璧第瑣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于東城下二鵲因俯首致謝後于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侯遂付民家籠養此鵲以候上官定奪獲落鳴呼全蛇獻珠活雀投環古記之矣今商不辨

為何地心而以縱鵲雪泉下之沉寃有是哉
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興利商財毒商命人不
及覺而鵲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鵲靈實由
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
心者可鑒矣此聞之盱眙衆商信而可徵時
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爲之言也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

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亦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朱子註參同契托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閱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為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

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萁縣主

簿而邵真人已卒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問會　宮中黑眚見

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仲文

稍以符水噀劍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從

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亥扈　聖駕南

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

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禳之仲

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官果災宮中死者亡算　上僅以身免即日
勅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艱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
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清
静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
輙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録事食正
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
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

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録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知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録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寃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

之考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
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
勅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
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
石八月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鞠
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職玄脩雖數爵
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
北虜犯關　詔舉群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

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 上札曰師言
隆禧可用但 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
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官也 上即寵用
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
在 上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
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盡以 上素所賚金
三萬兩帛千疋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 上
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已出備蘆溝橋仍遣
官給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

慶初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仲文初名典真余家
有舊通報中載其請乞奉安雷壇頭頒備當
時
聖眷附以備考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
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從各宮觀持
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真一本懇乞
天恩奉安雷壇允充
聖典稟欽蒙
聖
恩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匾風
鎮霄壇舊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
寺丞陪世同臣胥博士吳濟躬送
欽領祥
像供器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表氏
諸祖步祭撓用彰
皇上崇神勸孝
聖典
事畢回京供職沿途經過官司量給應付往
回臣等不勝感荷
天恩激切之至等因奉
聖旨
覽卿奏工成令男奉毋去安神像併
祭掃朕心嘉悅著兵部便行沿途經
過軍衛及水陸驛遞等衙門一體往還償護
應付不許違誤違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

各寫勢與他
該部知道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畬種洞蠻也、畬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奔笨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猺音姚、蜑音延、韻書作蜑、猸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則蜒字宜以虫从下為正、畬種亦曰畬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蜑户廣海　秀珠人　載輟耕錄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

伋子焉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於宣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于齊遣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有九年始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

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難曉德清陳霆駁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六年卒是年子桓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蹈州吁之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為宣公宣乃莊衆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即位之初為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即上行無禮而桓

公以逼于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搆也故不加禁焉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既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君之禮專寵宮闈既而新懽閭舊幼子加長嬿㜮譖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為伋娶終則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母子戕隕之由也

左氏夷姜氏曰

壽朔之生在宣公即位一二年之後無疑蓋新臺之築苟宣公未立則亦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未知壽朔當踰男子化

生之期矣。諸兄越境奚為不能哉。洪氏曾不致推宣公於為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生子，皆併于十九年之內，宜其考論之不可通矣。是說極與余意合。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貱，出于無辜。有零

下有乞丐遇每歲追併必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為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善於斂然舉行其何難之有近年以一户之銀而連三四人為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無能為力也匠户有彈花匠名色即今鄉村彈綿花人也當時綿花未甚行

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匠等同許[illegible]

張太岳居正論户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

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

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

隆之間海内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

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

以北虜欵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豊

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羸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慶

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賍人犯財産已盡
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
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需放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歳終制
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
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
今一歳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
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
已覺費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

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議節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裁者裁之務

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今人家買得贋譜。便詑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于袁鉉。鉉以積學多蔵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嘐嘐于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

古題序與近時揚用脩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

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詩。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

題。往往無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犢、牧、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

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旁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

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眘虛滄溟十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

則不可。於此有盲妁。取瞶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為黃花。茍有孱婿必售其欺。高稱之遲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嘻是其孱婿和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于舌通於脾、故其氣香醫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

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載都南濠紀談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之詩曰肝膽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簡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

長生樹。隴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蹏與今邑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十。至十七日。繼隔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瑾。錦衣衛又打竟以是死。云。真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沈殿元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主恩深處五湖春。烟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

堪白髮新愧盤庸天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麟獨醒未許漁人知歸劫花溪共釣綸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追騄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

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鋒岦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至今誦之猶凛凛有生氣

吳郡劉叅政欽謨縣笥瑣探載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乎其二言湯胤績其三言劉溥謂獨不識蘇乎矣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鞋詩人目為蘇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

家與先從祖雪窓父子相吟咏最著又有蘇正者字秉楨號雲壑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古無今人纖麗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豪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譏之者今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奇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雄余少時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獻過太媽娘娘三盃酒頓得我家養

子、像陸南、王渙、文徵明、適城皆然、習以為例

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渙號墨池曾見其所纂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其所著雜賦一卷、則衡山公餘余者、與陸偕中正德己卯科應天鄉舉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

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于忍則得矣，若論引君之道，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于忍字，豈可以水濟水乎。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从人从為。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宋趙溍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

新冀尤佳諸藥不及此

吴文定公寬跋芸窓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蔵其詩二册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窓父師集芸窓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為

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瑱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瓚啟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畫陳編脩子桱剡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汩汩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

耳近迂遊偶来城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究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鬚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非耶偶及此豨達者一咲謬詩謹擬呈畫諸仝納為我多謝編脩君也尊君侍次并乞道謝幸甚瓚再拜上啟又一書云今日在廬氏客樓大風烈雨懷硯枯燥如熬盤埊篇復濟之以僕之惡𢙣所謂鈍人騎駑徒令旁觀咄咄費力耶能書畫都非神慮凝静風日清

美則不爲之頑慢之之登樓去歸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爲筆毫象犀爲管不能書同一樞軸豈令人造次鹵莽所爲耶吾藻仲妙于書畫當不以僕言爲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倪瓚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俱作宣字此芸窓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作瑄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陶同時人從瑄寫爲是邑人曾未知有此集倪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

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于其父而更為宣焉甚矣夫聽斷之難也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騾入縣令怒其不肅也敺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出儀門踏死十七人中間為師者一從人三又一孌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賑譟聚郡門亦踏死數人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伺候被踏死而復

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見焉

朱子儋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徐玉几尚德軏章。描寫煩盡。身騎鸞鶴下天池。手摶雲光五色綿。漢鼎商彝聊悅志。秦碑宋梓益搜訪。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萬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啼。又子儋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木。

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清樽下机不愧山妻傲。破屋仍厭處士節故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詹夫欲人之柔暴夫欲人之仁教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柔仁遜之為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以為已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曰種荳荳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

尖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入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齊去柴、數度真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来南山、清漪浣浮埃、轉

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罌、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皚、青瓊化液瀸絳蠟凝烟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為、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

東吴頓汝玉、記王孝廉奇疾事略、孝廉姓王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黄之術、有司表其宅里、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

君慕県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遣子
麟孫禍以刼財死事具余所為哀饒州詩中
其第三子聘徐秀才牖民第四女為婦少奉
齋羸弱乙酉冬日歸于張未彌月日長至謁
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
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
來省女則與半刺敘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
曰命未應絕猶得為縣因索筆寫遺囑書一
夫字遂輟曰高陛掣吾肘高陛者同刼賊奴

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何病。則曰。爲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覊畱。又謂其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爲婚姻。胡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蔣神素畏王孝子。祈之倘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即少湖貢士也。徐不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信。乃今見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

求救于孝肅孝肅咲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有人情耶是不可以刺法可依古方禱而療之又教以夾兩大指灼艾其間亦古灸方也甫加艾鬼物窘甚曰其等候三日竟以一丸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有患瘵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人夥矣又聞半刺被劊未即死欲與秀才面訣為逆所隔賫恨以殁今憑媳以語或其冤魂未散云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于神明理不

誣矣況言孝于逆家謂非有天意不可令該
稍為敘述以備好奇者採焉
煮飯何如煮粥强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
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
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
中滋味長右煮粥詩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
月夜宜綠鬓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
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

實七落葉肥大岳季方作畫蒲萄說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咲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有八德矣

枇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得四時之氣見近峰聞略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

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春秋謂一元為元董子曰人君體元以居正故曰元年元日元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端午

緗素雜記云余家元記

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珊瑚鈎云歷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聯粽而弔之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惟仲秋日在端午之句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七夕

續齊諧記云桂陽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風土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為橋歲時記云七夕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羅於瓜果之上以為得巧

重陽

魏文帝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月九為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或茱萸繫臂上登高以飲菊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都人重九各以粉麵蒸糕相

遺上插剪綵小旗餖飣果實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于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花朝以花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遊賞之時中秋以月歐陽詹翫月序云、秋之于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月數、則蟾魄圓、故曰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於此夜遊月宮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

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俟參之蔵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子游武城、今兖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王廷相曰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于野、歎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雹也

徐迪功昌穀禎鄉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嘆嘆集、則任真而出者也、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頤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

猶着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宦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為生者。極清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宫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

年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叙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爲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城（即渭城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

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橅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賓退録云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據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

囿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禮記之言猶己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幽人抱貞志。褆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荆扉。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違。欲往繼前婦去聲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時在隆慶已已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且茫然。然於余鄙

性懶慢之狀頗為識得。撿諸故篋。因識於此

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嶽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

六經以終斯文。皆於茲乎。